

书林清话

附书林余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

书林清话

附：书林余话

叶德辉 撰
刘发王 申
王之江 校点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叶德辉撰;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

ISBN 7-5382-4766-1

I. 书… II. ①叶… ②刘… ③王… ④王… III. 书评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930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48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2.60 元

本书说明

《书林清话》20卷、《书林余话》2卷，叶德辉撰。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郅园，湖南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精于目录、版本、文字之学，家有观古堂，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一生致力于古书收藏、校勘和刊刻出版。印有藏书目录《观古堂书目》，读书题跋《郅园读书志》。

《书林清话》阐述有关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出版、收藏、鉴赏等各方面的种种有关知识，材料丰富，分析透彻，议论精辟，评鹭公允，是叶德辉的成名之作。出版后学界和一般读者一致给予好评，至今没有同类著作可以取代，仍是广大读者不可不读的佳作。然而作者顽固守旧的观点，书中也有流露，读者应予扬弃。

《书林清话》在清末刻成，后经修订，今用1920年长沙观古堂第三次修正本印行。《书林余话》是1928年由叶德辉的侄子叶启崑铅印出版，今用为底本。本书正文部分仅照原作标点印行，个别讳字有所校改。为存真面，原书序跋及目录全部照印，书前另编新目。后附李洙所撰《书林清话校补》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撰《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对原书部分失误有所纠正，可供读者参考。前文原载1936年出版《文澜学报》二卷二期，系未完之作；后文原分载日本《书志学》期刊，今由杭州大学戚印平先生摘录编译而成，仅收原文校勘部分，分卷逐条用①、②等标在正文相应之处，说明文字从略。

《书林清话》虽是名作，但由于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作者一人耳目所接毕竟有限，观点偏颇、鉴别失误也属难免。还不能不指出，在这个领

域中，本书毕竟是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在本书出版以后，无论是目录版本之学，还是印刷史研究，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从今天的学术眼光看，对本书予以全面校勘不仅费时费工，而且仅仅校改个别字句也难以反映当前有关领域的研究水平。然而，在更为完善的著作问世之前，本书论述全面，材料丰富，仍然是有关领域的无可取代的基本读物。而且，作为目录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有必要让它尽可能保持原貌出版。

尽管如此，为了纠正失误，本版已附上两种校勘札记，可供读者参考。第一种札记试图对本书校误补缺，颇见功力，可惜是未完之作，涉及的内容不多。第二种旨在纠谬，作者复核原书对证引文，进行细致的校勘，点画之微也不放过，纠正了原书的许多失误。不过因作者另有述作，《纠谬》札记对卷五论述明代刻书的内容未予校勘，读者在看这一卷时要多加注意。为了保持原文的完整，《纠谬》的说明文字虽有压缩删略，但校勘内容已全部收入。需要注意，《纠谬》针对的文本是叶氏观古堂原刻本，不仅用繁体字，也有异体字，而本书已改用简体字，这样《纠谬》中有些关于字体异同的校勘可能跟本书实际用字不一致，不能不在这里说明。例如叶氏观古堂原刻本用“於”字的地方，《纠谬》往往校正为“于”，而在本书中已简化为“于”字，无须再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保留《纠谬》的原校，以供深入钻研的读者参考，只是在校语前加上“*”号以示区别。《纠谬》偶有出入或需要说明之处，校点者酌情加注。

虽然前人已有这些校勘札记，书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明。目录版本之学关乎考证，见仁见智，本来难免。但叶氏过于自信，有时也有个人偏见，导致鉴别失误，进而说出过头的话。例如他认为《太平寰宇记》是伪书，攻击杨守敬有意刻书作伪欺人。事实上此书并非伪书，而杨氏在搜集、整理、传刻古籍方面的巨大功绩也不能抹杀。叶氏坚持认为自己所藏的明刻九行十八字本《盐铁论》是涂桢刻本，否认十行二十字本是涂刻，一般认为也是偏见。发生这种情况，多少有意气用事的因素。

古代经籍汉以后有注,唐以后有疏。注和疏本来各自单行,后来合成一书。清代嘉庆年间,为了考证注疏合刻本起源于北宋还是起源于南宋,学者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当时许多古本还没有广泛流通,流传在日本的宋刻本学者难以见到,所以连段玉裁那样有名的朴学家也还坚持注疏合刻起于北宋,阮元也有起于南北宋之间的折衷之论。后来日本学者影刊南宋刻本《尚书正义》时已经说明,前人误“绍熙”为“绍兴”导致学者得出注疏合刻起源于北宋的结论。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也曾纠正,叶氏却不肯相信,在本书卷五“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中还是坚持“绍兴”不误,讥弹杨氏“以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征信”。其实杨氏见到实物,叶氏仅据他人所述轻易予以否定,这两句话恰好可以用于叶氏自身。

前人著述中的引文往往是撮举大意,而非逐字引用,有时标点难以处理。例如本书29页“钱泰吉《曝书杂记》论刻书用宋体字”以下一段,实系节引钱氏之说,文字颇有节略更易。若不加引号,“余尝以此言验所见书”一句中的“余”即为叶氏自称,而非钱氏自称。为免误解,只好给这段话加上引号。这种情况全书时有所见,本书加上引号的文字往往不是逐字引文,不能不在这里予以说明。

除此之外,本书可商之处还多,这里略举一二以供参考。卷三《宋坊刻书之盛》一节“金华双桂堂”下小注“松江沈绮雲”,“雲”,叶氏刻本误为“堂”。叶氏此误来自徐康《前尘梦影录》(江标刻本),本书卷八《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一节引“西亭王孙睦樨”,“睦樨”叶氏刻本误倒,今改。《明人刻书之精品》一则“金台汪谅”下小注引钱大昕《养新录》文,“费懋中”后漏“序”字,今补。《明人私刻坊刻书》一节“古杭勤德书堂”下,“杨辉祖”之“祖”误衍,今删。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一节宋刻《文选》下引“董其昌跋云”一段,实是《天禄琳琅》编者之语,原无“云”字,叶氏误读,以致张冠李戴。《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一节引《黄记》“《陶靖节诗注》四卷,价百金之大半”,黄氏原跋为“百金之直,银居其大半,文玩副之”,叶氏误读,遂不可解。卷七《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一节“宋聚

《燕石集》”，“宋”，叶氏刻本误为“米”，今改。《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一节“《张志》、《瞿目》明刻杨维桢《铁崖文集》”下小注“皆误元刻”，其实《瞿目》已云“明刻本”，而且已纠正《张志》之误，并非“皆误”。《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一节引毛晋刻经史缘起，中“议连天下文社”之“文”，叶氏刻本作“大”，今改。卷八《宋以来活字板》一节“芝城嘉靖蓝印《墨子》”下疑“芝城”为唐藩兄弟，据印刷史家张秀民考证，“芝城”是福建建宁别名。《唐宋人类书刻本》一节所说“孔传六帖”，叶氏刻本两处误“传”为“傅”，今改。卷九《内府刊钦定诸书》一节《八旗通志二集》下小注“进御于太上皇者”，叶氏刻本作“於进御敕太上皇者”，今改。卷十《明以来之抄本》一节“吴枚庵翌凤”下小注引“戴延年《搏沙录》”，应作“抔沙录”。此外“钱培名”倒为“钱名培”、“南陵”作“兰陵”、“荣阳”作“荣阳”、“扬”“杨”不分之类则迳予校改。又，叶氏《书林余话》引蔡澄《鸡窗丛话》，其下小注引何义门《读书敏求记跋》，其实此跋出于吴焯，而非何焯（义门），文献传讹已久，读者不可不知，详见章钰《读书敏求记校证》。

原书前后用字时有不一致之处，如“板”和“版”互用，甚至目录与正文标题用字不同，为存原貌，未予统一。《书林余话》排印错字很多，校点时复核有关资料酌情予以改正，为免繁琐，不出校记。

本书由刘发、王申、王之江合作校点整理。卷一至卷四由王申、刘发校点，卷五至卷七及余话、校补由王之江校点，卷八至卷十由刘发校点。

书林清话序

姑苏之山，崱峩而秀润；太湖之水，清驶而柔膩。故其人物颖异，风气敦朴。子美卜沧浪而居，贻上以渔洋自号。籍隶他省者尚恋恋不忘兹土，况木本水源之所自出乎！叶焕彬吏部，宋石林先生之裔，世居洞庭东山。封公于道咸之交，避粤寇之乱，贸迁湖南，而卜居于会城长沙。焕彬以湘潭籍成进士，观政天官而不乐仕进。养亲家居，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磁、钱币，无不罗致。手辟郎园，擅水木明瑟之胜。兄弟子侄相与赏鉴，为人生第一乐事。海内知好，莫不羨其清福。近岁湘省兵乱，湘民迁徙靡常，而焕彬遂还苏垣故居焉。夫苏垣固学术一大都会也，考订家自惠氏父子至宋于庭、陈硕甫，校勘家自陈景云至顾千里、张绍安，收藏家自徐传是至黄荛圃、汪闳原，均非天下人所几及。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荃孙于版本之学，亦有同嗜。丁卯川闱，策问文选一条受知李顺德师，以目录之学相助。孜孜矻矻五十余年，未尝稍懈。读君《清话》所已言者，无不如吾所欲言，亦间有未及知者。守宋廛一民之微旨，薄重论文斋之陋说，则心心相印也。焕彬不以避兵为苦，而以还乡为乐。草窗侨居茗上，犹成鹄华之图；百诗久贯山阳，复

以潜邱自号。昔人羁旅天涯，且寄慨于故里，如君实践能有几人！然苏省学术今已中衰，得君振而起之，是所望也。岁在著雍敦牂日长至，江阴缪荃孙序。

书林清话叙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笈瑶函，争相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矣。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旧刻愈稀，则近刻亦贵。犹之鉴赏书画，宣和二谱多收六朝唐人，吴氏《消夏记》、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兼取近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理固然已。往者宗人鞠裳编修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七卷，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而姓名不至灭如，甚盛德事也。顾其书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是固览者所亟欲补其缺略者。吾家累代楹书，足资取证。而生平购求之所获，耳目之所接，既撰《藏书十约》，挈其大纲，其有未详者，随笔书之。积久成帙，逾十二万言，编为十卷。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必皆注明原书。而于吾所私藏，非诸家所阙，概不阑入。盖一人独赏之物，不如千人共见之物之足徵信。非秘藏亦非稗贩，固不欲贻人口实焉耳。二十年前，撰《四库全书板本考》一书，已成经、史、子三部，而集久未定。以四库著录之诗文集，但次时代，不别条流。且有应收未收，不应收而收，及禁毁销毁之功令。滥登不可，割爱不能，一掷云霄，几将覆瓿。然宋元明刻，约具此编。国朝汇刻仿

雕，则有南皮张文襄《书目答问》、福山王文敏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七八，可备参考。吾书虽废于半途，藏书家固不患无考证也。嗟乎！五十无闻，河清难俟，书种文种，存此萌芽。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语同梦呓，痴类书魔，贤者闵其癖好而纠其缪误，不亦可乎。宣统辛亥岁除，叶德辉自叙。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弁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书林清话总目

卷一

总论刻书之益
古今藏书家纪版本
书之称册
书之称卷
书之称本
书之称叶
书之称部
书之称函
书有刻版之始
刻版盛于五代
唐天祐刻书之伪
刀刻原于金石
版本之名称
版片之名称
刊刻之名义

卷二

书节钞本之始
巾箱本之始
书肆之缘起
刻书有圈点之始
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宋建安余氏刻书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
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

卷三

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宋州府县刻书
宋私宅家塾刻书
宋坊刻书之盛

卷四

金时平水刻书之盛
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元私宅家塾刻书
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元建安叶氏刻书
广勤堂刻万宝诗山

卷五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明人刻书之精品
明人私刻坊刻书

卷六

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南宋补修监本书

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
宋蜀刻七史
宋监重刻医书
宋刻纂图互注经子
宋刻书之牌记
宋刻本一人手书
宋刻书著名之宝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宋刻书多讹舛
宋刻书行字之疏密
宋刻书纸墨之佳
宋造纸印书之人
宋印书用楮纸
宋人钞书印书之纸
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

卷七

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元刻书多名手写
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元时刻书之工价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明时书帕本之谬
明人不知刻书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明人装订书之式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
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

卷八

宋以来活字板
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明华坚之世家
明安国之世家
日本朝鲜活字板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
咸以后
唐宋人类书刻本
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
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
书
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宋元明印书用公族纸背及各项
旧纸
明以来刻本之希见

卷九

内府刊钦定诸书

四库发馆校书之贴式

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

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

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

者

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

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

劣

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

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

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

刻乡先哲之书

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

吴门书坊之盛衰

都门书肆之今昔

卷十

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

坊估宋元刻之作伪

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

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

日本宋刻书不可据

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

宋元祐禁苏黄集板

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

明王刻史记之逸闻

朱竹垞刻书之逸闻

明以来之钞本

古人钞书用旧纸

钞书工价之廉

女子钞书

藏书家印记之语

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目录】

本书说明

书林清话 / 1

书林清话序 缪荃孙 / 1

书林清话叙 叶德辉 / 1

书林清话总目 / 1

卷一 / 1

卷二 / 25

卷三 / 50

卷四 / 75

卷五 / 97

卷六 / 120

卷七 / 143

卷八 / 166

卷九 / 190

卷十 / 217

书林清话跋 叶启荃 / 241

书林余话 / 243

序 叶德辉 / 245

卷上 / 247

卷下 / 265

跋 叶启荃 / 284

附录 / 285

书林清话校补李 洙 / 285

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摘要)

(日本)长泽规矩也 / 294